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釋史卷十四至
七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編修臣裴謙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中書臣陳林

謄錄監生臣熊篤軒

欽定四庫全書

釋史卷十四

靈璧縣知縣馬驥撰

商湯滅夏

史記殷契母曰簡狄有娥氏之女為帝嚳次妃三人行

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

列女傳簡狄有娥氏之長

女也與其妹娣浴於玄丘之水有玄鳥銜卵過而墜之五色甚好簡狄取而吞之遂生契焉古史考契生堯

世并始舉之以其父微故不著名其母娥氏女與宗婦三人浴于川玄鳥遺卵簡狄吞之則簡狄非帝嚳次妃

也

呂氏春秋有娥氏有二佚女為之九成之臺飲食必以
鼓帝令燕往視之鳴若謚隘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
筐少選發而視之燕遺二卵北飛遂不反二女作歌一

終曰燕燕往飛實始作為北音

拾遺記商之始也有神女簡狄遊於桑野見黑

鳥遺卵於地有五色文作八百字簡狄拾之貯以玉筐覆以朱紱夜夢神母謂之曰爾懷此卵即生聖子以繼金德狄乃懷卵一年而有娠經十四月而生契祚以八百叶卵之文也雖遭早厄後嗣興焉宋書符瑞志高辛氏之世妃曰簡狄以春分玄鳥至之日從帝祀郊禘有玄鳥銜卵而墜之簡狄得而吞之遂孕剖而生契史記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曰百姓不親

五品不訓汝為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寬封於商賜
姓子氏契興於唐虞大禹之際功業著於百姓百姓以

平

論衡高母吞燕卵而生高故殷姓曰子

詩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
是疆幅隕既長有城方將帝立子生商玄王桓撥受小
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

外有截

○長發
一第二章

史記契牽子昭明立

世本昭明
居砥石

昭明牽子相土立

世本

相土作乘馬

相土牽子昌若立昌若牽子曹圉立曹圉牽

子冥立

○索隱曰冥勤其官而水死殷人祖契而郊冥也

冥牽子振立振牽

子微立

紀年殷王子亥賓于有易而淫馬有易之君綿臣殺而放之是故殷上甲微假師于河伯以伐

有易滅之遂殺其君綿臣 山海經王亥託于有易河伯僕牛有易殺王亥取僕牛河念有易有易潛出為國

於獸方食之名曰搖民 孔叢子書曰維高宗報上甲微定公問曰此何謂也孔子對曰此謂親盡廟毀有功

而不及祖有德而不及宗故於每歲之大嘗而報祭馬所以昭其功德也 帝王世紀微字上甲其母以甲日

生故也商家生子以日為名蓋自微始 白虎通殷道尚質故直以生日名子

微牽子報丁

立報丁牽子報乙立報乙牽子報丙立報丙牽子壬

立主壬牽子主癸立

帝王世紀主癸之妃曰扶都見白氣貫月意感以乙日

生湯故名履字天乙是謂成湯豐下銳上皙而有髯倨

身而揚聲長九尺臂四肘

洛書黑帝子湯長八尺一寸
珠庭春秋元命苞湯臂四

肘是謂神剛象月推移以綏四方
是謂柳翼攘去不義萬民蕃息
尚書大傳湯半體枯

金樓子成湯母感狼
星之精又感黑龍而成

史記帝孔甲立好方鬼神事淫亂夏后氏德衰諸侯畔
之天降龍二有雌雄孔甲不能食未得豢龍氏陶唐既

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秦龍氏以事孔甲孔甲賜之
姓曰御龍氏受豕韋之後龍一雌死以食夏后夏后使
求懼而遷去

呂氏春秋夏后氏孔甲田於東陽萑山天大風晦盲孔
甲迷惑入於民室主人方乳或曰后來見良日也之子
是必大吉或曰不勝也之子是必有殃后乃取其子以
歸曰以為余子誰敢殃之子長成人幕動拆撩斧斫斬
其足遂為守門者孔甲曰嗚呼有疾命矣夫乃作為破

斧之歌實始為東音

刀劍錄孔甲九年歲次甲辰採牛首山鐵鱗一劍銘曰夾古文篆書

長四尺一寸列仙傳師門者嘯父弟子也能使火為夏孔甲龍師孔甲不能順其意殺而埋之外野一旦風

雨迎之訖則山木皆焚孔甲祠而禱之還而道死

史記孔甲崩子帝皐立

○紀年作帝昊

帝皐崩子帝發立

紀年

后發即位元年諸夷賓于王門諸夷入舞

帝發崩子帝履癸立是為桀帝

桀之時自孔甲以來而諸侯多畔夏桀不務德而武傷

百姓百姓弗堪

淮南子桀之力制脩仲鈞索鐵龜金椎移大犧水殺龜鼈陸捕熊羆帝王世

紀帝桀淫虐有才力手能搏虎

列女傳末喜者夏桀之妃也美於色薄於德亂孽無道
女子行丈夫心佩劍帶冠桀既棄禮義淫於婦人求美
女積之於後宮收倡優侏儒狎徒能為奇偉戲者聚之
於旁造爛漫之樂日夜與末喜及宮女飲酒無有休時
置末喜於膝上聽用其言為酒池可以運舟一鼓而牛
飲者三千人鞮其頭而飲之於酒池醉而溺死者末喜
笑之以為樂造瓊臺瑤室以臨雲雨殫財盡幣意尚不

饜

○國語云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 楚辭注
夏桀征伐蒙山之國而得妹嬉 河圖始開圖孔甲

見逢氏抱小女妹喜說之以為太子履癸妃 帝王世
紀妹喜好聞裂縵之聲為發縵裂之以順適其意以人
駕車肉山脯林以酒為池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醉而
溺水以虎入市而視其驚 紀年后桀命扁伐岷山岷

山女於桀二人曰琬曰瑛后愛二女無子焉斷其名莒
華之玉莒是琬華是瑛而棄其元妃於洛曰妹嬉氏以

與伊尹交遂以夏亡○據此則元妃妹嬉非桀所寵
尸于桀紂欲長樂以苦百姓珍怪遠味必南海之薑北

海之鹽西海之菁東海之鯨禍天下厚矣 纏子
桀為天下酒濁而殺厨人 博物志桀作瓦屋

史記主癸率子天乙立是為成湯成湯自契至湯八遷

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誥 書序自契至于成湯八遷
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

告釐沃○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伐之湯曰予有
二篇俱亡

言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聽道乃

進君國子民為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湯曰汝不能

敬命予大罰殛之無有攸赦作湯征

書序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

作湯征○篇亡○史叙湯征葛伯在用伊尹之前然已載伊尹之言矣金山云史載湯征之辭不類蓋非湯

征之舊也孟子引亳衆往耕之事疑出此書

越絕書湯行仁義敬鬼神天下皆一心歸之當是時荆

伯未從也湯於是乃飾犧牛以事荆伯乃媿然曰失事

聖人禮乃委其誠心此謂湯獻牛荆之伯也

○此復似事葛事

史記伊尹名阿衡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為有莘氏媵

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于王道

○伊尹名摯阿衡者其官也史說誤呂

氏春秋有仇氏女子採桑得嬰兒於空桑之中獻之其君其君令煇人養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有神告之曰白出水而東走母顧明日視白出水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為水身因化為空桑故命之曰伊尹此伊尹生空桑之故也長而賢湯聞伊尹使人請之有仇氏有仇氏不可伊尹亦欲歸湯湯於是請取婦為婚有仇氏喜以伊尹為媵送女楚辭注湯東巡狩至有莘國以為婚姻從有莘氏乞得伊尹因得吉善之妃以為內輔也墨子伊尹為莘氏女師僕使為庖人湯得而舉之立為三公列女傳有嬖之妃湯也統領九嬪後宮有序咸無妒媚逆理之人率致王功荀子伊尹之狀面無須麋

帝王世紀湯思賢夢見有人負鼎抗俎對已而笑寤而
占曰鼎為和味俎者割截天下豈有人為我宰者哉初
力牧之後曰伊摯耕於有莘之野湯聞以幣聘有莘之
君留而不進湯乃求婚於有莘之君遂嫁女於湯以摯
為媵臣至亳乃負鼎抱俎見湯也

新語伊尹負鼎屈於有莘之野修達德於草廬之下躬
親農夫之作意懷帝王之道身在衡門之裏志圖八極
之表故釋負鼎之志為天子之佐

韓非子上古有湯至聖也伊尹至智也夫至智說至聖

然且七十說而不受身執鼎俎為庖宰昵近親習而湯

乃僅知其賢而用之

楚辭注湯初奉伊尹以為凡臣耳後知其賢乃以備輔翼承疑用其

謀也

尹酒保立為世師

呂氏春秋湯得伊尹祓之於廟爇以燿火釁以犧豷明

日設朝而見之說湯以至味湯曰可對而為乎對曰君

之國小不足以具之為天子然後可具夫三羣之蟲水

居者腥肉攫者臊草食者羶臭惡猶美皆有所以凡味

之本水最為始五味三材九沸九變火為之紀時疾時
徐減腥去臊除羶必以其勝無失其理調和之事必以
甘酸苦辛鹹先後多少其齊甚微皆有自起鼎中之變
精妙微纖口弗能言志弗能喻若射御之微陰陽之化
四時之數故久而不弊熟而不爛甘而不濃酸而不酷
鹹而不減辛而不烈澹而不薄肥而不膩肉之美者猩
猩之唇獾獾之炙雉鱸之翠述蕩之擊旄象之約流沙
之西丹山之南有鳳之九沃民所食魚之美者洞庭之

鱒東海之鮪醴水之魚名曰朱鼈六足有珠百碧霍水
之魚名曰鯨其狀若鯉而有翼常從西海夜飛遊於東
海菜之美者崑崙之蘋壽木之華指姑之東中容之國
有赤木玄木之葉焉餘稽之南南極之崖有菜其名曰
嘉樹其色若碧陽華之芸雲夢之芹具區之菁浸淵之
草名曰土英和之美者陽樸之薑招搖之桂越駱之菌
鱸鮪之醢大夏之鹽宰揭之露其色如玉長澤之卵飯
之美者玄山之禾不周之粟陽山之稌南海之秬水之

美者三危之露崑崙之井沮江之丘名曰搖水曰山之
水高泉之山其上有湧泉焉冀州之原果之美者沙棠
之實常山之北投淵之上有百果焉羣帝所食箕山之
東青島之所有甘櫨焉江浦之橘雲夢之柚漢上石耳
所以致之馬之美者青龍之匹遺風之乘非先為天子
不可得而具天子不可彊為必先知道道者止彼在已
已成而天子成天子成則至味具故審近所以知遠也
成已所以成人也聖王之道要矣豈越越多業哉

○先
設珍

異而曲終奏雅 楚辭注伊尹始仕因緣烹鵠鳥之羹
修飾玉鼎以事於湯湯賢之遂以為相 魯連子伊尹
負鼎佩刀以干湯
得意故尊宰舍

史記或曰伊尹處士湯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後肯往從

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湯舉任以國政 楚辭注湯出觀風俗乃憂下民

博選於衆而逢伊尹舉以為相 宋書符瑞志伊摯將
應湯命夢乘船過日月之旁 劉向別錄九主者有法

君專君授君勞君等君寄君破君國君三歲社君凡九
品圖畫其形○索隱曰九主名稱甚奇不知所憑據耳

易坤靈圖湯
臣伊尹振鳥陵

墨子湯將往見伊尹令彭氏之子御彭氏之子半道而

問曰君將何之湯曰將往見伊尹彭氏之子曰伊尹天下之賤人也君若欲見之亦令召問焉彼受賜矣湯曰非女所知也今有藥於此食之則耳加聰目加明則吾必說而強食之今夫伊尹之於我國也譬之良醫善藥也而子不欲我見伊尹是子不欲我善也因下彭氏之子不使御

史記伊尹去湯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遇

女鳩女房作女鳩女房

書序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女鳩

女方作女鳩
女方○篇亡

新序桀作瑤臺罷民力殫民財為酒池糟隄縱靡靡之
樂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羣臣相持而歌曰江水沛沛
兮舟楫敗兮我王廢兮趣歸薄兮薄亦大兮又曰樂兮
樂兮四牡躑兮六轡沃兮去不善而從善何不樂兮伊
尹知天命之至舉觴而告桀曰君王不聽臣之言亡無
日矣桀拍然而作啞然而笑曰子何妖言吾有天下如
天之有日也日有亡乎日亡吾亦亡矣於是接履而趣

遂適湯湯立為相故伊尹去官入殷殷王而夏亡

尚書大傳

夏人飲酒醉者持不醉者不醉者持醉者相和而歌曰盍歸于薄盍歸于薄薄亦大矣伊尹居而閑居深聽樂聲更曰覺兮覺兮吾大命格兮去不善而就善何樂兮薄湯之都也 新書桀自謂天父

淮南子湯夙興夜寐以致聰明輕賦薄斂以寬民氓布德施惠以振困窮弔死問疾以養孤孀百姓親附政令流行

墨子湯封於亳絕長繼短方地百里與其百姓兼相愛交相利率其百姓以上尊天事鬼是以天鬼富之諸侯

與之百姓親之賢士歸之未歿其世而王天下政諸侯
新序湯見祝網者置四面其祝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
從四方來者皆懼吾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為此
湯乃解其三面置其一面更教之祝曰昔蛛蝥作網今
之人循序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
取其犯命者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禽獸矣四十
國歸之人置四面未必得鳥湯去三面置其一面以網
四十國非徒網鳥也

○呂覽云昔珠蝥作網今之人學
紆新書云今之人修緒大紀云桀

疾其大得諸侯和也
召之囚於重泉夏臺

帝王世紀夏桀無道臯諫者湯使人哭之桀囚湯使于

夏臺而後釋之諸侯由是咸叛桀附湯同日供職者五

百國三年而天下咸服

○據言囚湯使非也使字衍

史記迺召湯而囚之夏臺已而釋之湯修德諸侯皆歸

湯

楚辭注桀拘湯于重泉而復出之夫何用罪尤之不審也尚書大傳桀無道囚湯後釋之諸侯八譯來

朝者六國

太公金匱桀怒湯以諛臣趙梁計召而囚之均臺寘之

種泉嫌於死湯乃行賂桀遂釋之而賞之贊茅

歸藏桀筮伐有唐枚于熒惑曰不吉不利出征惟利安處彼為狸我為鼠勿用作事恐傷其父

呂氏春秋夏太史令終古出其圖法執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亂愈甚太史令終古乃出奔如商湯喜而告諸侯曰夏王無道暴虐百姓竊其父兄恥其功臣輕其賢良棄義聽讒衆庶咸怨守法之臣自歸於商

韓詩外傳桀為酒池可以運舟糟丘足以望十里而牛

飲者三千人闕龍逢進諫曰古之人君身行禮義愛民節財故國安而身壽今君用財若無窮殺人若恐弗勝君若弗革天殃必降而誅必至矣君其革之立而不反

朝桀囚而殺之君子聞之曰天之命矣

符子桀觀炮烙於瑤臺謂龍逢

曰樂乎龍逢曰天下苦之而君為樂臣觀君之冕非冕也冠危石也君之履非履也履春冰也未有冠危石而不壓履春冰而不陷者桀歎曰子知我之亡而不自知其亡子就炮烙之刑吾觀子亡我不亡龍逢行歌曰造化勞我以生休我以炮烙乎○桀用炮烙未聞

博物志夏桀之時為長夜宮於深谷之中男女雜處十

旬不出聽政天乃大風揚沙一夕填此宮谷又為石室
瑤臺闕龍逢諫桀言曰吾之有民如天之有日日亡我
則亡以為龍逢妖言而殺之其後山復於谷下反在上

耆老相與諫桀又以為妖言而殺之

尚書帝命驗夏桀無道殺伐龍逢絕

滅皇圖壞亂歷紀殘賊天下賢人遁逃淫色嫚易不事祖宗桀失其玉鏡用其噬虎論語陰媿識庚子之

旦金板尅書出地庭中曰臣族虐王禽○注曰謂殺闕龍逢之後庚子且庭中地有此板異也龍同姓稱族王

虐殺我必見禽也孝經援神契后偷任威折其玉斗失其金椎○注后桀也偷苟且自奉也玉斗者璽儀金

椎言國之寶

太公金匱夏桀之時以十月發民鑿山穿陵通于河民
諫曰孟冬鑿山穿陵是泄天氣發地之藏天子失道後
必有敗桀殺之朞年岑山崩為大澤

淮南子夏桀之時主闇晦而不明道瀾漫而不修棄捐
五帝之恩刑推蹶三王之法籍是以至德滅而不揚帝
道揜而不興舉事戾蒼天發號逆四時春秋縮其和天
地除其德仁君處位而不安大夫隱道而不言羣臣準
上意而懷富疏骨肉而自容邪人參耦比周而陰謀居

君臣父子之間而競載驕主而像其意亂人以成其事
是故君臣乖而不親骨肉疏而不附植社槁而墻裂容
臺振而掩覆犬羣嗥而入淵豕銜蓐而席澳美人挈首
墨面而不容曼聲吞炭內閉而不歌喪不盡其哀獵不
聽其樂西姥折勝黃神嘯吟飛鳥鍛翼走獸廢脚山無
峻榦澤無注水狐狸首穴馬牛放失田無立禾路無莎

蘋金積折廉珠襲無理磬龜無腹著策日施

尚書中候
夏桀無道

地吐黃霧
泰山山走石泣

隨巢子夏桀德衰岱淵沸

迷異記桀時
周武謂周公曰桀為不道走山泣石

搜神記夏桀之時厲山亡紀年瞿山崩聆墜災博
物志夏桀之時費昌之河上見二日在東者爛爛將起
在西者沈沈將滅若疾雷之聲昌問於馮夷曰何者為
殷何者為夏馮夷曰西夏東殷於是費昌徙族歸殷
帝王世紀兩日鬪蝕鬼呼於國桀醉不寤述異記夏
桀宮中有女子化為龍不可近俄而復為婦人甚麗而
食人桀命為蛟妾告桀吉凶墨子逮至于夏王桀天
有輅命日月不時寒暑雜至五穀焦死鬼呼國鶴鳴十
夕餘乃命湯于鑿宮用受夏之大命夏德大亂予既奉
其命于天矣往而誅之必使汝堪之湯馬敢奉率其衆
是以鄉有夏之境帝乃使陰暴毀有夏之城少少有神
來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予既受命
于天命融隆火于夏之城間西北之隅湯奉桀衆以
克有屬諸侯於薄薦草天命通于四方而天下諸侯莫
敢不賓服則此湯
之所以誅桀也

呂氏春秋湯問於伊尹曰欲取天下若何伊尹對曰欲
取天下天下不可取可取身將先取凡事之本必先治
身嗇其大寶用其新棄其陳腠理遂通精氣日新邪氣
盡去及其天年此之謂真人

尸子湯問伊尹曰壽可為
邪伊尹曰王欲之則可為

弗欲則不
可為也

管子昔者桀之時女樂三萬人端諺晨樂聞於三衢是
無不服文繡衣裳者伊尹以薄之游女工文繡纂組一
純得粟百鍾於桀之國夫桀之國者天子之國也桀無

天下憂飾婦女鐘鼓之樂故伊尹得其粟而奪之流此
之謂來天下之財 桀者冬不為杠夏不束柎以觀凍
溺弛牝虎充市以觀其驚駭至湯而不然夷競而積粟
饑者食之寒者衣之不資者振之天下歸湯若流水此
桀之所以失其天下也女華者桀之所愛也湯事之以
千金曲逆者桀之所善也湯事之以千金內則有女華
之陰外則有曲逆之陽陰陽之議合而得成其天子此
湯之陰謀也

○陰謀變詐何得以
誣罔湯尹之弔伐乎

說苑湯欲伐桀伊尹曰請阻乏貢職以觀其動桀怒起九夷之師以伐之伊尹曰未可彼尚猶能起九夷之師是罪在我也湯乃謝罪請服復入貢職明年又不供貢職桀怒起九夷之師九夷之師不起伊尹曰可矣湯乃興師伐而殘之遷桀南巢氏焉

呂氏春秋桀為無道暴戾頑貪天下顛恐而患之言者不同紛紛分分其情難得干辛任威凌轢諸侯以及兆民賢良鬱怨殺彼龍逢以服羣凶衆庶泯泯皆有遠志

莫敢直言其生若驚大臣同患弗周而畔桀愈自賢矜
過善非主道重塞國人大崩湯乃惕懼憂天下之不寧
欲令伊尹往視曠夏恐其不信湯由親自射伊尹伊尹
奔夏三年反報於亳曰桀迷惑於末嬉好彼琬琰不恤
其衆衆志不堪上下相疾民心積怨皆曰上天弗恤夏
命其率湯謂伊尹曰若告我曠夏盡如詩湯與伊尹盟
以示必滅夏伊尹又復往視曠夏聽於末嬉末嬉言曰
今昔天子夢西方有日東方有日兩日相與鬪西方日

勝東方日不勝伊尹以告湯商涸旱湯猶發師以信伊
尹之盟故令師從東方出於國西以進未接刃而桀走
逐之至大沙身體離散為天下戮不可正諫雖後悔之
將可奈何湯立為天子夏民大說如得慈親朝不易位
農不去疇商不變肆親郭如夏此之謂至公此之謂至
安此之謂至信盡行伊尹之盟不避旱殃祖伊尹世世

饗商

○湯值涸旱以伐夏故前編書大旱自此伐桀之
年起良是尚書中候天乙在亳諸鄰國極負歸

德東觀乎雒降三分壁黃龍雙躍出濟于壇化為黑玉
赤勒曰玄精天乙受神福伐桀克三年天下悉合宋

書符瑞志湯東至於洛觀帝堯之壇沈璧退立黃魚雙
踴黑鳥隨之止于壇化為黑玉又有黑龜並赤文成字
言夏桀無道湯當代之禱杙之神見於邳山有神牽白
狼銜鉤而入商朝金德將盛銀自山溢湯將奉天命放
桀夢及天而錫之尚書鏃璣鈴湯受金符帝錄白狼
銜鉤入殷朝春秋演孔圖湯地七十里內懷聖明白
虎獻朝其終白虎在野天命於湯白雲入房楚辭
注湯常能秉持契之末德修而弘之天嘉其志出田獵
得大牛之瑞禮斗威儀白鳩成湯時來至

書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
多罪天命殛之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
事而割正夏子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

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過衆力率割夏邑
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夏德若茲今
朕必往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

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書序
伊尹

相湯伐桀升自陟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
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朮俘厥寶玉誼仲伯仲作典

寶○
篇七

史記夏桀為虐政淫亂而諸侯昆吾氏為亂湯乃興師
率諸侯伊尹從湯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作湯誓

於是湯曰吾甚武號曰武王桀敗於有娥之虛桀犇於鳴條夏師敗績湯遂伐三畎俘厥寶玉義伯仲伯作典寶桀走鳴條遂放而死桀謂人曰吾悔不遂殺湯於

夏臺使至此

淮南子桀囚於焦門而不能自非其所行而悔不殺湯於夏臺

帝王世紀湯來伐桀以乙卯日戰于鳴條之野桀未戰而敗績乃與妹喜及諸嬖妾同舟浮海奔于南巢之山

而死

○列女傳同

呂氏春秋殷湯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戰于

邨遂禽移大犧登自鳴條乃入巢門遂有夏桀既奔走

於是行大仁慈以恤黔首反桀之事遂其賢良順民所

喜遠近歸之故王天下

山海經有人無首操戈盾立名曰夏耕之尸故成湯伐夏桀于

章山克之斬耕厥前耕既立無首走厥咎乃降于巫山○山海經何以載及湯事其為後人附益明矣

周書夏多罪湯將放之徵前事以戒後王也作殷祝湯

將放桀于中野士民間湯在野皆委貨扶老攜幼奔國

中虛桀謂湯曰國所以為國者以有家家所以為家者

以有人也今國無家無人矣君有人請致國君之有也

湯曰否昔大帝作道明教士民今君王滅道殘政士民
惑矣吾為王明之士民復致於桀曰以薄之居濟民之
賤何必君更桀與其屬五百人南徙千里止於不齊民
往奔湯於中野桀復請湯言君之有也湯曰否我為君
王明之士民復重請之桀與其屬五百人徙於魯魯士
民復奔湯桀又曰國君明之士民復奔湯桀又曰國君
之有也吾則外人有言彼以吾道是邪我將為之湯曰
此君王之士也君王之民也委之何湯不能止桀湯曰

欲從者從君桀與其屬五百人去湯放桀而復薄三千諸侯大會湯退再拜從諸侯之位湯曰此天子位有道者可以處之天子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故天下者唯有道者理之唯有道者紀之唯有道者宜久處之湯以此讓三千諸侯莫敢即位然後湯即天子之位與諸侯誓曰陰勝陽即謂之變而天弗施雌勝雄即謂之亂而人弗行故諸侯之治政在諸侯之大夫治於從

○闕疑
有訛字

史記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

書序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

作夏社疑至臣扈○三篇俱亡夏社不可作夏社乃遷烈山子柱而以周棄代為稷祠

前漢書湯伐桀欲遷

伊尹報於是諸侯畢服湯乃踐天子位平定海內

詩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

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何

天之休不競不綈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適受小

共大共為下國駿厖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

難不竦百祿是總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

我敢曷苞有三黜莫遂莫逢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
夏桀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于卿士實維阿

衡實左右商王

詩序長發
大禘也

書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
實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
生聰明時又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
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夏王有罪矯誣上
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簡賢附

勢寔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
小大戰戰固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惟王不
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
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
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
曰俛予后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佑賢輔德顯
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德日
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

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
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嗚呼慎厥終惟
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書序湯歸自夏至于大坰

仲虺作誥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王曰嗟爾萬方

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
克綏厥猷惟后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
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竝告無辜于上下神
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肆台小子將天

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
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上天孚佑下
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俾予一人
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
于深淵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愆淫各守爾典以承
天休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
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

萬方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

書序湯既黜夏命
復歸于亳作湯誥

史記湯歸至於泰卷陶中囀作誥既絀夏命還亳作湯
誥維三月王自至於東郊告諸侯羣后母不有功於民
勤力迺事予乃大罰殛女母予怨曰古禹臯陶久勞于
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東為江北為濟西為河南為
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
有功于民故后有立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
弗予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母之在國女母我

怨以令諸侯

○誥辭與尚書絕異

咎單作明居

書序咎單作明居○篇七

湯封夏之後至周封於杞也

○索隱曰孤竹君殷湯三月丙寅所封

大

費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實烏俗氏二曰若木實費氏其

玄孫曰費昌費昌當夏桀之時去夏歸商為湯御以敗

桀於鳴條大廉玄孫曰孟戲中衍烏身人言帝太戊聞

而卜之使御吉遂致使御而妻之自太戊以下中衍之

後遂世有功以佐殷國故嬴姓多顯遂為諸侯其玄孫

曰中湣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

莊子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

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瞽光而謀瞽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尅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為賊也勝桀而讓我也必以我為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為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桐水而死湯又讓瞽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瞽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

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
不踐其土況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沈於

廬水

○諸書通作務光史記稱許由務光義至高行事
不少概見疑未必有其人也韓非子湯以伐桀

而恐天下言已貪也因乃讓天下於務光而恐務光之
受之也乃使人說務光曰湯殺君而欲傳惡聲於子故
讓天下於子務光因自投於河○肆言誣聖非可謂無
忌憚者矣列仙傳務光自沈于琴水已而自匿後四
百餘歲至武丁時復見武丁欲以為相
不從遂投浮梁山後遊尚父山○尤誕

越絕書殷湯遭夏桀無道殘賊天下於是湯用伊尹行
至聖之心見桀無道虐行故伐夏放桀而王道興躍革

亂補弊移風易俗改制作新海內畢貢天下承風湯以
文聖此之謂也

史記湯乃改正朔易服色上白朝會以晝 孔子曰殷
路車為善而色尚白

呂氏春秋湯之時天先見金刃生於水湯曰金氣勝金
氣勝故其色尚白其事則金

帝王世紀湯令未命之為士者車不得朱軒及有飛軫
不得乘飾車駢馬衣文繡命然後得以順其德

管子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馬以為民利而天下化之
汜勝之書湯有旱災伊尹作為區田教民糞種負水澆
稼收至畝百石

○大紀云伊尹言於王發莊山之金鑄幣通有無於四方以賑救之民是以不

困

說苑湯之時大旱七年雒圻川竭煎沙爛石於是使人
持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節邪使人疾邪苞苴
行邪讒夫昌邪宮室崇邪女謁盛邪何不雨之極也蓋
言未已而天大雨

荀子湯旱而禱曰政不節與使民疾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宮室崇與婦

謁盛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苞苴行
與讒夫興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

呂氏春秋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
身禱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
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於是翦
其髮齧其手以身為犧牲用祈福於上帝民乃甚說雨

乃大至

○諸書多言七年則此云五年者誤也 帝王
世紀湯自伐桀後大旱七年殷史卜曰當以人

禱湯曰吾所為請雨者民也若必以人禱吾請自當遂
齋戒翦髮斷爪以己為牲禱於桑林之社言未已而大
雨方數千里 淮南子湯之時七年旱以身禱于桑林
之際而四海之雲湊千里之雨至 尸子湯之救旱也

乘素車白馬著布衣嬰白茅以身為牲禱於桑林之野
當此時也絃歌鼓舞者禁之○按以身為牲之說前編
取不

淮南子殷人之禮其社用石祀門葬樹松其樂大濩晨
露其服尚白

呂氏春秋殷湯即位夏為無道暴虐萬民侵削諸侯不
用軌度天下患之湯於是率六州以討桀罪功名大成
黔首安寧湯乃命伊尹作為大濩歌晨露修九招六列
以見其善

春秋元命苞湯之時其民大樂其救
之於患害故樂名大濩濩者救也

韓詩外傳湯作濩聞其宮聲使人溫良而寬大聞其商聲使人方廉而好義聞其角聲使人惻隱而愛仁聞其徵聲使人樂養而好施聞其羽聲使人恭敬而好禮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淮南子湯之初作囿也以奉宗廟鮮橋之具簡士率習射御以戒不虞伊尹之興土功也修脛者使之跖鏤強脊者使之負土眇者使之準偃者使之塗各有所宜而人性齊矣

鬻子湯之治天下也得慶誦伊尹湟里且東門虛南門
煥西門疵北門側得七大夫佐以治天下而天下治二
十七世積歲五百七十六歲至紂

周書湯問伊尹曰諸侯來獻或無牛馬之所生而獻遠
方之物事實相反不利今吾欲因其地勢所有獻之必
易得而不貴其為四方獻令伊尹受命於是為四方令
曰臣請正東符婁仇州伊慮漚深九夷十蠻越漚鬚髮
文身請令以魚支之鞞□鯁之醬鮫敵利劍為獻正南

甌鄧桂國損子產里百濮九菌請令以珠璣璫瑁象齒
文犀翠羽菌鶴短狗為獻正西崑崙狗國鬼親枳已闌
耳貫胸雕題離丘漆齒請令以丹青白旄紕蜀江歷龍
角神龜為獻正北空同大夏莎車姑他旦略貌胡戎翟
匈奴樓煩月氏熾犁其龍東胡請令以橐駝白玉野馬
駒駱駃騠良弓為獻湯曰善

博物志奇肱民善為拭扛以殺百禽能為飛車從風

遠行湯時西風至吹其車至豫州湯破其車不以視民十年東風至乃復作車遣返而其國去玉門關四萬里

說苑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

知之有道乎伊尹對曰昔者堯見人而知舜任人然後
知禹以成功舉之夫三君之舉賢皆異道而成功然尚
有失者況無法度而任己直意用人必大失矣故君使
臣自貢其能則萬一之不失矣王者何以選賢夫王者
得賢材以自輔然後治也雖有堯舜之明而股肱不備
則主恩不流化澤不行故明君在上慎於擇士務於求
賢設四佐以自輔有英俊以治官尊其爵重其祿賢者
進以顯榮罷者退而勞力是以主無遺愛下無邪慝百

官能治臣下樂職恩流羣生潤澤草木昔者虞舜左禹
右臯陶不下堂而天下治此使能之効也 湯問伊尹
曰三公九卿大夫列士其相去何如伊尹對曰三公者
知通於大道應變而不窮辨於萬物之情通於天道者
也其言足以調陰陽正四時節風雨如是者舉以為三
公故三公之事常在於道也九卿者不失四時通於溝
渠修隄防樹五穀通於地理者也能通不能通能利不
能利如此者舉以為九卿故九卿之事常在於德也大

夫者出入與民同衆取去與民同利通於人事行猶舉
繩不傷於言言之於世不害於身通於闕梁實於府庫
如是者舉以為大夫故大夫之事常在於仁也列士者
知義而不失其心事功而不獨專其賞忠政強諫而無
有姦詐去私立公而言有法度如是者舉以為列士故
列士之事常在於義也故道德仁義定而天下正凡此
四者明王臣而不臣湯曰何謂臣而不臣伊尹對曰君
之所不名臣者四諸父臣而不名諸兄臣而不名先王

之臣臣而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是謂大順也 湯

問伊尹曰古者所以立三公九卿大夫列士者何也伊
尹對曰三公者所以參五事也九卿者所以參三公也
大夫者所以參九卿也列士者所以參大夫也故參而
有參是謂事宗事宗不失外內若一

漢書道家伊尹五
十二篇 小說家

伊尹說二
十七篇

新書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思而獨居譬其
若火夫舍學聖之道而靜思獨居譬其若去日之明於

庭而就火之光於室也然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是
故明君而君子貴尚學道而賤下獨思也故諸君得賢
而舉之得賢而與之譬其若登山乎得不肖而舉之得
不肖而與之譬其若下淵乎故登山而望其何不臨而
何不見陵遲而入淵其孰不陷溺是以明君慎其舉而
君子慎於得舉然後細福可必細蓄可去矣 湯曰藥
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故藥
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教也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

道也故使人味食然後食者其得味也多使人味言然後聞者其得言也少故以是明上之於言也必自也聽之必自也擇之必自也聚之必自也藏之必自也行之故道以數取之為明以數行之為章以數施之萬姓為藏是故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者不以手而以耳致道者以言入道者以忠積道者以信樹道者以人故人主有欲治安之心而無治安之故者雖欲治顯榮也弗得矣故治安不可以虛成也顯榮不可以虛得也故

明君敬士察吏愛民以參其極非此者則四美不附矣

○說苑自也之也俱作他而無致道者以下漢書小說家天乙三篇天乙謂湯其言依託

呂氏春秋成湯之時有穀生於庭昏而生比旦其大拱其吏請卜其故湯退卜者曰吾聞祥者福之先者也見祥而不為善則福不至妖者禍之先者也見妖而為善則禍不至於是早朝晏退問疾弔喪務鎮撫百姓三日

而穀亡

○經史惟稱太戊時桑穀生於朝而呂覽韓詩皆云湯時生之說苑又兩記於太戊武丁之世

其事皆相類殆多舛誤易乾鑿度孔子曰自成湯至帝乙帝乙湯玄孫之孫也此帝乙即湯也殷錄質以生

日為名順天性也玄孫之孫外恩絕矣同以乙日生疏
河同名湯以乙生嫁妹本天地正夫婦夫婦正則王教
興矣故曰易之帝乙為成湯書之帝乙六世王同名不
害以明功京房易傳湯嫁妹之辭曰無以天子之尊
而乘諸侯無以天子之富而驕諸侯陰之從陽女之順
夫本天地之義也往事爾夫必以禮義歸藏有人將
來遺我貨貝以至有求則得有喜將至良人得其玉
君子得其粟有鳧鴛鴦有鴈鸕鷀鼎有黃耳利取
鮠鯉瞿有瞿有魴宵梁為酒尊於兩壺兩瑜飲之三
日然後蘇士有澤我取其魚君子戒車小人戒徒
有白雲出自蒼梧入於大梁上有高臺下有籬池若
以賈市其富如河海○周禮大史掌三易近師以歸藏
為殷易之名也其繇辭諸書引用多古質錄之以存三
代遺文皇覽湯冢在濟陰毫縣北東郭去縣三里冢
西方方各十步高
七尺上平處平地

詩猗與那與置我鞀鼓奏鼓簡簡衍我烈祖湯孫奏假
綏我思成鞀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
赫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數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
夷憚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顧予烝

嘗湯孫之將

詩序那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

之太師以那為首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

既載清酏賚我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酸假無言時
靡有爭綏我眉壽黃耆無疆約軋錯衡八鸞鶴以假

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饗降福

無疆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詩序烈祖祀中宗也○朱子曰詳此詩未見其為祀中宗

而末言湯孫亦祭成湯之詩耳○按那烈祖二詩章法同其稱烈祖湯孫亦同則俱為祀成湯之詩無疑

天生民而樹之君俾司牧之古昔帝王禪繼不同神

農以上不可得而聞已黃帝革命實用干戈謂堯以

前盡禪讓與則鴻軒後之世及可數也謂禪授昉於

堯與則五帝官天下又何以稱焉竊謂聖人之興因

乎時會順天應人古今一揆五帝聖君代出項鬻起

於族屬姚姒拔自側微揖遜而天下治矣夏后傳子
禹之德及民者遠卜年有永雖有中主享國保世其
後孔甲淫亂夏政始衰傳及后癸昏暴縱恣任威信
讒陵鑠諸侯武傷百姓而天下始離畔矣湯之代夏
政也迫而後起不得已而後取之然有慙德何也曰
始湯未有取天下之心無取心而得之湯之慙湯之
所以為聖乎自司徒敷教功業著於唐虞賜姓胙土
作基於商詩稱相土烈烈記稱冥勤水官世有明德

天所祚也湯之篤生當夏后之末造大命固有攸屬
矣初征自葛而四海歸心民情既有攸繫矣湯方幣
聘伊尹於畎畝之中舉而進之於桀桀不能用尹既
醜夏復歸于亳湯以事桀為心故尹亦以湯之心為
心五就五去冀幸君之一悟政之一改也若是則夏
不亡商不興民免塗炭湯守臣節又何憾焉及其不
可訓諫語以遷善則不從告以危亡則不聽啞然而
笑曰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矣伊尹曰是不可以救

矣吾其舍此而歸爾湯亦曰是必割正不可以須矣
吾惟取此以救吾民爾故湯之事桀四海歸心而不
貳身拘重泉而無懟遲之二十年桀已耄矣諫臣誅
戮讒邪日昌韋顧昆吾之屬播惡助虐而不可止是
始出師鳴條為南巢之放豈非迫而後起不得已而
後取之然湯猶以為慙此聖人之用心異乎後世之
利天下者矣至夫千金陰謀往視曠夏諸子之雜說
無足深辯惟是義師弔伐而毫衆有不恤之怨者何

也蓋自亳衆觀之知商邑之安不知夏民之危知已
之有穡事不知夏民之在水火中也常人狃於使安
聖心公於天下故陳師誓衆喻以天命民心動以賞
罰威勸一戰而弔伐之義申兵已輯民已安矣號曰
武湯不亦宜乎

繹史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釋史卷十五

靈壁縣知縣馬驥撰

伊尹輔太甲

史記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是為帝外丙帝外丙即位三年崩立外丙之弟仲壬是為帝仲壬帝仲壬即位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

太甲太甲成湯適長孫也是為帝太甲

紀年外丙名勝三年陟仲壬

名庸四年陟太甲名至元年辛巳王即位居亳命卿士伊尹○書序云成湯既沒太甲元年是無外丙仲壬

之年也邵子經世亦無二君之年程子曰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太甲差長故立之未知是否

書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毫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

海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弗先民時若居上克明
為下克忠與人不求脩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
惟艱哉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制官刑儆于有位曰
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
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
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
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嗚呼
嗣王祇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

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

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書序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祖后○後二篇亡

史記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於是

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據○

太甲居桐即在元年史三年字皆誤紀年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沈約曰蓋誤以攝政為真耳

書惟嗣王不惠于阿衡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

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天監厥德用集

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

基緒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
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祗爾厥辟辟不辟
忝厥祖王惟庸罔念聞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
以待旦旁求俊彥啓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慎乃儉
德惟懷永圖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
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王未克變伊尹曰茲乃不
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
無俾世迷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惟三祀十有二

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作書曰民非后罔克
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
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
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
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
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
允德協于下惟明后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
說竝其有邦厥鄰乃曰徯我后后來無罰王懋乃德視

乃烈祖無時豫怠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
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斁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
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
克誠天位艱哉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
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先王惟時懋敬厥
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若升高必自下
若陟遐必自邇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慎終于
始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

道嗚呼弗慮胡獲弗為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君罔

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書序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

史記帝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於是伊尹迺

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諸侯咸歸殷百姓以

寧伊尹嘉之迺作太甲訓三篇褒帝太甲稱太宗

刀劍錄殷

太甲四年歲次甲子鑄一劍長二尺文曰定光古文篆書○前編云太甲十七年甲子紀年伊尹即位於太

甲七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杜預曰此當時雜記未足

以取
審也

書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曰嗚呼天難
謀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夏王弗
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命眷求
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
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
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德惟一動罔不
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

德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任
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其難其
慎惟和惟一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
永底烝民之生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
以觀政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
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書序伊尹作咸有一德

史記太宗崩子沃丁立帝沃丁之時伊尹既葬伊尹

於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紀年沃丁名絢元年命卿士咎單八年祠保

衡

帝王世紀沃丁八年伊尹率百有餘歲大霧三日沃丁葬之以天子之禮祀以大牢親自臨喪三年以報大德

○孔氏曰以三公禮葬書序沃丁既葬伊尹於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篇亡

書序曰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公孫丑曰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昔伊尹佐湯以有天下經營締造之艱難也親見夏所以亡商所以興嗣王不令丕基將覆故使之去深宮而親丘墓煮蒿悽愴以發其哀慕之思歔粥服衰以消其驕溢之氣久之怨艾自悔夫是以克終允德焉第桐宮之故事屬創聞其志誠公而其名則弗順元聖忠愛出自至誠不得已而為之既而冕服奉歸復政厥辟主臣一心綿祚永世然後伊尹之志天下後世無不共見矣人臣有其志而無其德且不可效

伊尹之事苟無其志而懷覲覲以窺神器當主少危
疑之際操弄國柄如莽操懿裕輩借伊尹為口實此
篡奪之患不絕於史策孟子固已灼見而過絕之矣
抑嘗考羅泌之論曰周公之抱沖子太甲之居桐皆
在諒陰時也古者君薨太子諒陰百官總已以聽冢
宰三年滕之父兄曰吾先君莫之行魯先君亦莫之
行則此禮之廢已久太甲之事宜後世弗及知也元
祀十二月王始居陰百官聽於冢宰此喪之常紀非

攝也嗣王不明故因其諒陰處之於桐謂之放者自
內而外之辭抗世子之謂云爾非廢也三年奉歸于
亳是起復之時爾非再立也廢立之說蓋起於漢霍
光將廢昌邑告田延年曰古有之乎對曰有之昔伊
尹廢太甲以安社稷後世稱為忠臣將軍誠能行之
亦漢室之伊尹也光計遂決夫以光之不學而投以
延年循俗無稽之言使後世信之以為伊尹嘗擅廢
立矣考太甲三篇曷嘗有廢立之一言哉前有伊訓

以始事後有咸有一德以終義且其復甲也曰惟王
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其喜至矣及其告歸也
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豈亦將因以為利哉故曰廢
立之說本無其事惟概以舜禹君臣之義則有愧爾
羅氏之言如此竊以為伊尹之在當日於志無愧則
於義亦無愧方唐虞夏后之世君明臣良奚由用放
三聖授受安事征誅尹之事商也伐暴君以救民輔
闇主以允德匹夫不內於溝中厥后克俾為堯舜適

如其莘野之所樂見諸親身而止因時會以變通舜禹君臣之義易地皆然又何愧哉故有假禪受以為篡奪者非堯舜之過也有託征誅以行叛亂者非湯武之過也有擅廢立以危社稷者亦非伊尹之過也

繹史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繹史卷十六

靈璧縣知縣馬驥撰

太戊盤庚之賢

史記沃丁崩弟太庚立是為帝太庚

紀年小庚名
辨五年陟

帝

太庚崩子帝小甲立

○世表小甲太庚弟
甲名高元年丁巳十七年陟
紀年小

帝小甲崩弟雍已立是為帝雍已殷道衰諸侯或不

紀年雍已名
仲十七年陟

帝雍已崩弟太戊立是為帝太戊

紀年
太戊

名密元年丙戌○前編元年甲辰
孔氏曰太戊小甲之弟太庚之子

帝太戊立伊陟為

相毫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帝大戊懼問伊陟
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修德太
戊從之而祥桑枯死而去伊陟贊言于巫咸巫咸治王
家有成作咸艾作太戊帝太戊贊伊陟于廟言弗臣伊
陟讓作原命殷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

書序伊陟相
太戊毫有祥

桑穀共生於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又四篇
太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篇俱亡

帝王世紀桑穀共生於朝太戊問于伊陟伊陟曰臣聞
妖不勝德帝之政事有闕帝修德太戊退而占之曰桑

穀野木不合生于朝意者朝亡乎太戊懼修先王之政
明養老之禮三年而遠方重譯而至者七十六國

史記中宗崩子帝仲丁立帝仲丁遷于傲仲丁書闕不

具

紀年仲丁名莊九年陟書序仲丁遷于踞作仲丁
○篇亡後漢書仲丁之世藍夷作寇自是或服或

叛三百
有餘年

帝仲丁崩弟外壬立是為帝外壬

紀年外壬
名發元年

邳人仇人服

十年陟

帝外壬崩弟河亶甲立是為帝河亶甲

河亶甲居相河亶甲時殷復衰

書序河亶甲居相作河
亶甲○篇亡紀年河

亶甲名整三年彭伯克邳四年征藍夷
五年彭伯韋伯伐班方仇人來賓九年陟

河亶甲

崩子帝祖乙立帝祖乙立殷復興巫咸任職祖乙遷于

邢

書序祖乙圮于耿作祖乙○篇亡紀年祖乙名滕元年己巳自相遷于耿二年圮于耿自耿遷于庇

巫咸

十九年陟○史巫咸宜作巫賢

祖乙崩子帝祖辛立

紀年祖辛名旦十四年陟

帝祖辛崩弟沃甲立是為帝沃甲

紀年開甲名踰五年陟

帝

沃甲崩立沃甲兄祖辛之子祖丁是為帝祖丁

紀年祖丁名新

年陟

九帝祖丁崩立帝沃甲之子南庚是為帝南庚

南庚名更

三年

帝南庚崩立帝祖丁之子陽甲是

為帝陽甲帝陽甲之時殷衰自中丁以來廢適而更立

諸弟子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於是諸侯莫朝

紀年

陽甲名和

四年陟

帝陽甲崩弟盤庚立是為帝盤庚帝盤庚

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迺五

遷無定處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盤庚乃告諭諸侯大

臣曰昔高后成湯與爾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則可修舍

而弗勉何以成德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湯之政然後百

姓由寧殷道復興諸侯來朝以其遵成湯之德也

紀年盤庚

名旬元年丙寅

十四年自奄遷于北蒙曰殷○前編

庚子盤庚元祀

遷都于殷改國號曰殷按紀年近代人

偽作固非汲冢原本而所載殷
王之名及年數不知何據也

書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慙出矢言曰我王
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
其如台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
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
之烈若顛木之有由彙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
王之大業底綏四方盤庚敷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
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衆悉至于庭王

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古我先
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
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
所訟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
予亦拙謀作乃逸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
穡乃亦有秋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
敢大言汝有積德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昏
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

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
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相時愴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
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
言恐沈于衆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
惟爾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
非求舊惟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
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
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予告汝于

難若射之有志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各長于厥
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
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
罰凡爾衆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
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
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衆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
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嗚呼古我前后
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感鮮以不浮于天時殷降大虐

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
承汝俾汝惟喜康其非汝有咎比于罰予若籲懷茲新
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
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
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
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
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今予命汝一無起
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予迓續乃命于天子豈

汝威用奉畜汝衆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
爾用懷爾然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
虐朕民汝萬民乃不生豎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
與汝罪疾曰曷不豎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
汝汝罔能迪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
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
棄汝不救乃死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
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

祥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
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
姦宄我乃剝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往哉
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盤庚既遷奠厥攸
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曰無戲怠懋建大命今予其敷
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
比讒言予一人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
凶德嘉績于朕邦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

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
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肆予冲人非廢
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嗚呼邦伯師長百
執事之人尚皆隱哉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朕不肩
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叙欽今我既羞告爾
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式敷民
德永肩一心

書序盤庚五遷將治亳殷
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

帝王世紀耿在河北迫近山川自祖辛以來民皆奢侈

故盤庚遷于殷

○鄭康成云祖乙居耿以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常北馬至陽甲立盤庚

為之臣乃謀徙居湯舊都民居耿久奢淫成俗故不樂徙王肅云自祖乙五世至盤庚元兄陽甲宮室奢侈下民邑居墊隘水泉瀉鹵不可以行政化故徙都于殷○金仁山曰鄭氏當必有据至謂上篇作於陽甲之世則

爾誤

史記帝盤庚崩弟小辛立是為帝小辛帝小辛立殷復

衰百姓思盤庚迺作盤庚三篇

紀年小辛名頌三年陟○索隱云此以盤庚崩

小辛立百姓思之乃作盤庚由不見古文也

殷商之時代有令辟史稱雍已立殷道衰太戊復興

故稱中宗河亶甲時殷復衰祖乙立復興陽甲之時
殷又衰盤庚遷都殷道復興小辛立殷復衰武丁復
興廟號高宗傳帝甲淫亂復衰帝乙益衰至紂而亡
軼衰軼興是之謂作故曰賢聖之君六七作六七云
者湯也太甲也太戊也祖乙也盤庚也武丁也而帝
甲一君史以為淫亂書又以為保惠者也書稱無逸
之主曰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而不及盤庚庚
不幸而享國未久也君奭曰成湯受命時則有若伊

尹太甲有保衡太戊有伊陟臣扈巫咸祖乙有巫賢
武丁有甘盤而亦不及盤庚庚不幸而無賢佐也故
自賢賢也用賢亦賢也太戊有桑穀之妖蓋初政有
闕焉感伊陟之言側身修行遠方慕義重譯而至商
人作頌以祀之廟號中宗由太戊見妖而懼又有陟
扈巫咸羣賢以輔之也至於盤庚則極難矣自仲丁
以來諸弟子爭立比九世亂諸侯莫朝且祖乙圮耿
至陽甲君民奢侈邑居墊隘水泉瀉鹵不可以行政

化庚欲遷都于殷毫復湯故居而世家大族各有黨
與嗜利忘患胥動浮言以蠱惑百姓百姓恣怨盤庚
於此不挾尊高之威無震怒迫急之意反覆開諭藹
然溫厚之言淪浹肺腑臣民咸悅浮言息胥怨解涉
河治毫復行湯政豈不善哉昔湯之興也八遷而後
都毫以七十里王天下此本根之地弗可去也子孫
無遠慮往往輕徙若踞若相若耿若邢皆際河數遭
水患為政者以厚利奪其避患之心自盤庚遷殷以

來不獨民奠厥居而理以祖制參以新民化行黨消
傳之十世無復爭奪之禍矣其後世去殷遷沫國內
衰弊比至於亡百姓猶思盤庚之政於戲可謂賢矣

繹史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繹史卷十七

靈璧縣知縣馬驥撰

武丁中興

史記帝小辛崩弟小乙立是為帝小乙

紀年小乙名敘十年陟○前編

二十
八祀

帝小乙崩子帝武丁立

紀年武丁名昭元年
丁未命卿士甘盤

帝武丁即位思復興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決定於冢宰以觀國風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羣臣百吏皆非也於是迺使百工營求之野得說

於傅險中是時說為胥靡築於傅險見於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與之語果聖人舉以為相殷國大治故遂以

傅險姓之號曰傅說

水經注沙澗水北虞山南經傅巖傅說隱室前俗名聖人窟荀子

傅

說之狀身如植鰭
韓非子傅說轉鬻

帝王世紀高宗夢天賜賢人胥靡之衣蒙而來曰我徒也姓傅名說武丁寤而推之曰傅者相也說者歡說也天下豈有傅我而說民者哉乃使百工寫其形像求諸天下果見築者胥靡衣褐帶索執役於虞虢之間傅巖

之野名說以其得之傳巖謂之傳說

墨子傳說居北海之洲園土之上衣

褐帶索庸築於傳巖之城武丁得而舉之立為三公拾遺記傳說賃為赭衣者春於深巖以自給夢乘雲繞日而行筮得利建侯之卦歲餘湯以玉帛聘為阿衡也○此外誤伊尹之事何無稽之甚

書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于王

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

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王庸作書以誥

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

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

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
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
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
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惟暨乃僚罔不同
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嗚呼欽予
時命其惟有終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
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祇若王之休命 惟說
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

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惟天
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惟口起羞惟甲冑
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
乃罔不休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
惡德惟其賢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有其善喪厥善矜其
能喪厥功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無啓寵納侮無
恥過作非惟厥攸居政事惟醇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
煩則亂事神則難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

子罔聞于行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維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王曰來汝說

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遜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毫暨厥終罔顯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蘖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斃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

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
列于庶位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股
肱惟人良臣惟聖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子弗克
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
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
美有商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

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書序
高宗

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
傅巖作說命三篇○序意未盡

說苑成湯之後先王道缺刑法違犯桑穀俱生乎朝七日而大拱武丁召其相而問焉其相曰吾雖知之吾弗得言也問諸祖已桑穀者野草也而生於朝意者國亡乎武丁恐駭飭身修行思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

逸民明養老三年之後蠻夷重譯而朝者七國

尚書大傳湯之

後武丁之前王道不振桑穀俱生于朝七日而大拱武丁懼側身修行三年之後重譯而朝者六國○劉向云高宗承商敝而起盡諒陰之哀天下應之既獲安定而怠於政乃有桑穀之異○按桑穀見於太戊時矣豈又復見於武丁之時事語相類其舛誤必矣

書高宗彤日越有雉雉祖已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乃訓
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天
民民中絕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
曰其如台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

書序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雉祖已訓
諸王作高宗彤日高宗之訓○後篇亡

史記帝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鳴武丁懼
祖已曰王勿憂先修政事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
道復興

尚書大傳武丁祭成湯有雉飛升鼎耳而雉祖已曰雉者野鳥升於鼎者欲為用也無則遠方將有來朝者故武丁內反諸已以思先王之道三年編髮重譯來朝者

六國孔子曰吾於高宗彤日見德之有報之疾也

古今注雉

尾扇起於殷世高宗時有雉之祥服章多用翟羽

詩撻彼殷武奮伐荆楚采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天命多辟設都于禹

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解天命降監下民有
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商邑翼翼
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
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栢有槩旅

楹有閑寢成孔安

詩序殷武祀高宗也
子曰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

易乾鑿度孔

之殷道中衰王道陵遲至于高宗內理其國以得民心
扶救衰微伐征遠方三年而惡消滅王道成殷人高而
宗之文王挺以校易勸德也○朱子疑鬼方即荆楚也
帝王世紀武丁有賢子孝己其母蚤死高宗惑後妻
之言放之而死
天下哀之

史記帝武丁崩子帝祖庚立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為

德立其廟為高宗遂作高宗彤日及訓

○前編據此以為高宗彤日祖

庚祭高宗也

紀年

祖庚名曜十一年陟

禮記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然

而曰言不文者謂臣下也

喪服四制

詩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
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
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糝是承邦
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來假祈祈景

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

詩序玄鳥祀高宗也

史記帝祖庚崩弟祖甲立是為帝甲帝甲淫亂殷復衰

紀年祖甲名載元年丁巳三十三年陟○書無逸稱祖甲為迪哲之王而史謂其淫亂必史之誤也國語云

玄王勤商十有四世帝甲亂之七世而隕蓋據此為言耳

帝甲崩子帝廩辛立

紀年

馮辛名先四年陟○古今人表帝王世紀俱作憑辛

帝廩辛崩弟庚丁立是為

帝庚丁

紀年庚丁名
翼八年陟

帝庚丁崩子帝武乙立殷復去

亳徙河北帝武乙無道為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為行天神不勝乃僂辱之為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

射天武乙獵於河渭之間暴雷武乙震死

紀年武乙名
瞿三十五年

大雷
震死

子帝太丁立

紀年文丁名託
十三年陟

帝太丁崩子帝

乙立

紀年帝乙名
羨九年陟

盤庚沒而殷衰及武丁之為太子也舊勞於外具明
哲之資即位之初甘盤為相王居亮陰百官總已以
聽家宰三年免喪而猶弗言是時甘盤告老歸政以
高宗之賢可以言而不言敬畏慎重必求聖佐以隆
殷道至誠所動夢得良弼總百官資黜學用能興起
禮樂嘉靖殷邦朝諸侯而有天下也夫惟傳說之相
業比於阿衡故武丁之君德光於烈祖商人尊而高
之是謂高宗書載說命以紀其始易繫鬼方以志其

功詩錄玄鳥殷武以歌咏稱頌其德蓋商自中葉衰
微戎狄交侵荆楚之梗化尤甚高宗奮伐有截勳莫
隆焉豈楚俗家為巫祝神民雜糅是所謂鬼方者邪
抑獯鬻方為西北患古公猶遷都避之是即高宗所
伐而詩易各載其事與非高宗修德行政剛以用師
則不能三年勝此勞故既濟之九三高宗以之非傳
說柔而能剛貞固不撓則不能三年終此役故未濟
之九四傳說以之用以表極商邑肇域四海成中興

之業而祔享祖廟也詎不宜哉若夫惑後妻而殺孝
已豐昵廟而致雉異豈耄荒之年亦有失德乎然彤
日之篇據書序以為祖已為高宗作也史記以為為
祖庚作也目君而稱廟號果若追書之辭寧知非祖
庚繹於高宗而有此祥乎史必別有所考而又牽於
書序故兩存之而無所擇云

繹史卷十七